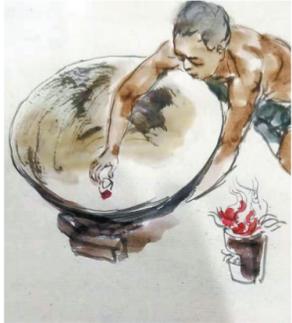


·江南文化拾萃·

南长街上的老营生(下)

□叶建兴 文/图



补锅匠

当下的孩子们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一行当。靠近伯渎港附近有无锡著名的王元吉锅厂，这家不大的企业除生产家用煮饭烧菜的锅外还制造洗澡用、农村煮猪食的大铁锅。四里八乡哪一家人不用铁锅，但铁锅用久了，一层层锅灰就会掉落，锅底便薄了、破了，那就得请补锅匠翻新。补锅师傅大多是个体户，随身带着火炉（一般烧汽油或煤油），从油腻腻的纱布里取出纯生铁铁块，熔化为赤红的铁水后，用长柄小铁勺舀取，待稍微冷却，将这个红火球滚落在破损的锅面上，再用棕等材料上下挤压，填补漏洞。青烟飘舞间，火球渐渐变成铁色。冷却后用磨刀石和铁砂皮打磨平。如此修补好的锅又可用上好多年。

修棕棚

南长街的大街小巷里常有师傅



扯着喉咙以悠扬的曲调喊：修棕棚，修棕棚！那时床上一般是木板，家境好些的则用棕棚。棕棚多是根据床的尺寸定制，木框四周都是木孔，师傅用棕绳交叉穿在孔内，绷得紧紧的。睡棕棚比木板床要舒服些，透气性好，被褥不易还潮。但时间久了，棕绳会松，或者鼠咬虫蛀，棕面上会有破损。这就必须请修棕棚师傅了。一般是二人一档，肩上缠有许多股簇新的棕绳，包里有铁爪、凿子等工具，一根根去除烂绳后换上新棕绳，或将已松驰的绳，一股一股解开，重新绷紧。忙活大半天，竖在墙上阴干。

弹棉花

那时寻常人家的寝具是单一的，就是棉皮，大家称之为棉花胎。用久了，尤其是经过一个冬天后，棉花胎就会板结，充满潮气，这时就得请弹棉花师傅来弹棉花，



让黯淡板结的棉花恢复松软、洁白如新。一般是春天，但最好是等到夏天再请师傅上门来翻新棉花。因为此季空气爽，阳光好，适宜弹。师傅们把门板卸下来，将旧棉花胎铺好，赤着膊，弓着身，肩扛偌大的铁丝网，用工具敲击钢丝，形成共振，慢慢把棉花化开。渐渐地棉花絮飞扬飘荡，沾在弓线上，沾在师傅汗流浹背的身上。弹好的棉花呈菱形蒙于胎面，就算完工。“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”，只是辛苦了师傅。

皮匠

这手艺也不多了。旧时牛弄里、南河滨菜场都有皮匠师傅。帅哥靓妹会请皮匠师傅把自己的三节头皮鞋和高跟鞋底钉上铁掌。穿上钉着铁掌的皮鞋在石子路上笃笃地走，发出悦耳清脆的声音，既能延长鞋子的



使用寿命，又能告诉我我穿着时尚的皮鞋，以博得惊艳的回眸。当然更多的生意是补鞋，换个底，或是换鞋头，以难易程度和换皮用料定价。皮匠师傅粗糙的双手用过蜡的扎底线，在皮鞋上穿针引线，上油打光，满足你脚底的风流。

热闹的南长街，老人们来怀旧，年轻人来寻觅与万象城、海岸城等大商场的不同风物，这或许就是老街的魅力所在。随着一次次工业化浪潮的到来，这些营生、行当、手艺已渐行渐远，但是我们正是从彼时走来，与之息息相关。这些匠人以及他们的工艺正是这城市的底色。从前的生活我们固然回不去了，但有关部门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，能否收集些老照片、老物件，开设个民俗展示馆，以重现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民俗风情。毕竟，这是历史街区不能忘却的过往。

·思想起·

关不住的夜

□黄家伟

如果不是无意中“关”在云南楼坝古渡，我的宜宾横江古镇之行，势必将归于平淡。“关”住我的，是横江，又名关河，金沙江南岸一级支流。

关河发源于云南昭通龙洞山，于万山丛中一路由南向北，势不可挡。到了横江镇地段，陡然一横，水流由西向东。虽然横江处仅长3公里，但“川滇咽喉”的威名，自秦代起便传扬至今。江畔横江古镇由此横空出世，与北岸的云南向家坝镇一起，好比葫芦的两截，拦腰系着横江飘带。

民国初期建设的大量建筑，90%保存完好，并仍然在使用，所以，横江古镇是有生活、未商业化、不卖门票的“景区”，是活着的古镇。其厚重的历史文化、优美的自然风光、独特的川西风味、淳朴的乡村气息，造就了它别样的魅力，也令它跻身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。

和我一同闯入古镇横江的，还有两名记者朋友，蔡树农和车帝麟。一番走马观花过后，“老顽童”蔡树农与当地入聊起了天。当得知河对岸就是云南时，他立即提议去对岸走一趟，一来返程时间尚早，二来无意中又添了跨省行的经历。我和车帝麟欣然同意。

河水宽约百米，波涛滚滚。船系铁制，柴油机动力。船工两名，一人船尾掌舵，一人船头撑篙。渡船逆水行至河中央，然后在动力和水势的共同作用下，以“人”字形路线抵达对岸码头。从船工不敢稍有懈怠的眼神里，以及柴油机自始至终未断的轰鸣声中，我分明感觉到了人与自然的暗中较劲。如果是木船，如果仅用撑篙，那将是怎样的惊心动魄？

早先，从云南顺流而下的商旅船只，沿途越过无数险滩、恶浪，横江镇隐约在望。不想在距镇仅10—12.5公里的地方，九龙、横梁子、剑槽滩三滩相连，乱石纵横，吼声如雷，白浪滔天，“川滇咽喉”第一天险奔至眼前。没有一只船敢载人载货而下，纷纷改行陆路，空船贴着水边驶到下游张宽场，才重新起航。由于此地水道险恶，历代常设军寨或巡检。老船工很健谈，见我们三个南方人意犹未尽，又重重地补了一句：“晓得不，这个就是横江地名的由来。”

5元钱！微信扫码缴船费。同船人在走出历史、跳上河岸的那一刻，楼坝古渡曾经上演两千年的惊恐与噩梦，也随之一扫而空。站在云南楼坝回望横江，古镇风光一览无余。在楼坝略做转悠，时间将近下午5点，我们赶紧返回。此时，渡口已聚起五六人，但对岸渡船一动不动。等到5点半，我们扯开嗓子喊“加价，加价”，渡船还是不动。我们被“关”住了！无奈之下，我们对岸渡船里即将合龙的横江大桥暗暗发誓：等大桥建成我们还要来，一天在桥上走上十个来回，气死渡船。直至6点出头，船不叫自动。我们终于重返横江左岸。

当晚，横江镇杨金龙镇长“收留”了我们。他说，横江镇位于宜宾市叙州区西南石城山下，地处川南盆周山区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，像一把铁锁，紧紧把守在绵延几百公里、高2000—4000米的乌蒙高原前。据《横江镇志》记载，自古以来，无论水路、陆路，滇东北物流绝大多数均由昭通、盐津至横江镇，而后入金沙江。从秦代的五尺道、隋唐石门道、宋至民国的川滇茶马古道，到现代的内昆铁路、渝昆高速公路、云南盐业公路，无不由横江河谷南进云南。

杨镇长成了古镇当然的“讲解员”。在三天三夜说不完的历史文化中，我分明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横江的个性与魅力。一切关于生死、仇恨、穷达的冲突，仿佛一场场实景演

出，它们以石城山为背景、横江古镇为舞台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自从首演，就再也不曾落幕——

秦朝的将军常頌奉秦始皇命而来！他的任务是负责修建秦帝国开发西南地区的第一条官道——五尺道。由于路经处山高谷深，陡险异常，后世便以路险处宽度命名。五尺道沿横江河谷而进，由蜀西南深入滇东北。

南诏与吐蕃联军狂飙而来！唐玄宗时期，南诏与唐中央王朝产生尖锐矛盾。半个世纪里，南—吐联军多次大败唐军，威胁成都。横江镇石城山成为石门道上抵御联军的前沿阵地。

樊人，刚闪亮登场又黯然收场！樊民族，中国古代西南著名的少数民族，横江是樊人生活的中心地带。明代，川南樊人遭到屠杀，更多的则迁往云南，或编户融为汉人，樊民族便在川南、横江地区消失。

张献忠率大军入川了！其将冯双礼围攻横江石城山，夜间用“火羊阵”攻克寨门而入，杀死明朝官兵二万余人。

石达开大军又来了！他率军在横江两岸与清军激战两月有余，意欲由此东下横渡金沙江。终因叛徒出卖，兵败云南，导致大渡河悲歌。

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一等军需官、杜月笙的把兄弟、家财万贯的朱光德，哼着“一般一般，四川第三”的川音来了！他于1930年建成的朱家民居占地约2400平方米。洋楼左前方有一座碉楼，墙上设射击孔、投弹孔，俯瞰周围。1950年，土匪围攻横江，解放军就是凭朱家民居、碉楼与土匪激战。朱家民居现已确定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捐给地方政府的财物，仅字画收藏品一项就价值连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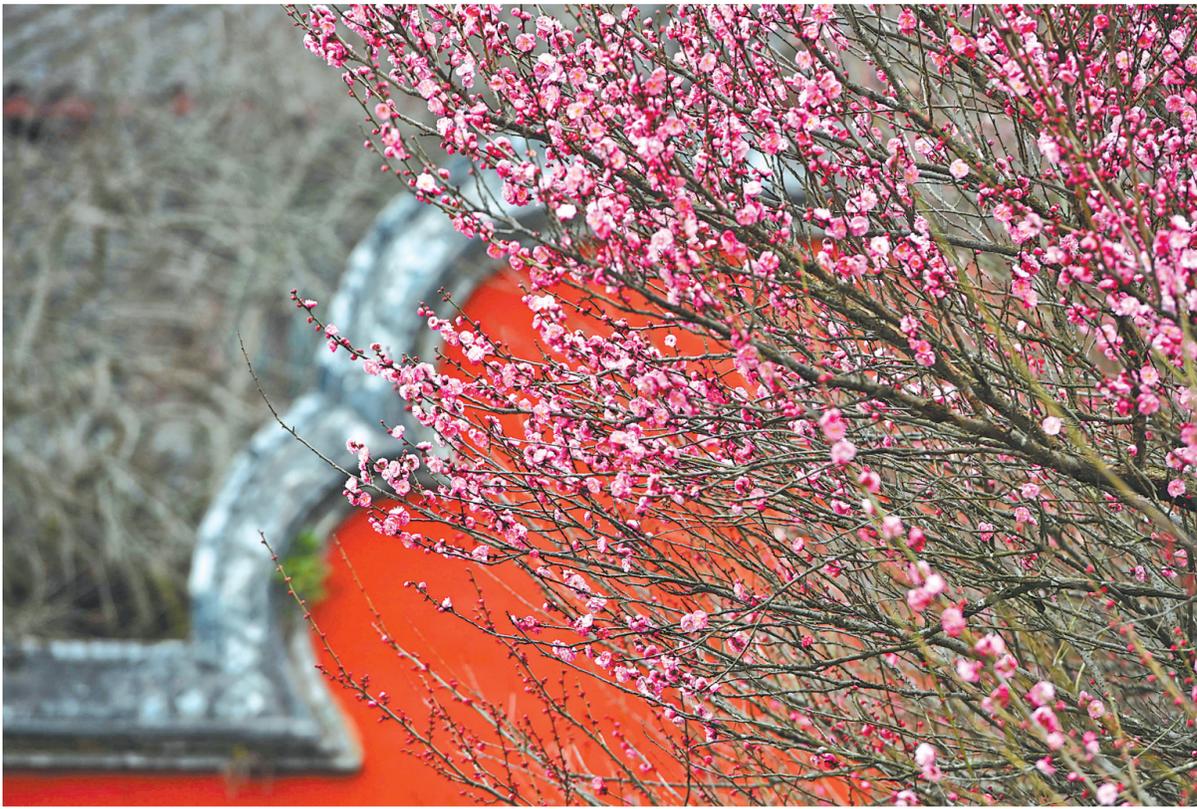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横江让我着迷，让我深思。在观照横江时，是否存在一个“咽喉定律”：是咽喉，在享受得天独厚便利之时，就难免经受超乎寻常之地的困厄与灾难；有难、有险，就有纾困之计、解围之战，于是乎，在锁闭与突破的对决中，横江难逃劫数，也屡获生机，屡得先机。

杨镇长说，你们来晚了一天，要是赶上“369”集市，古镇可热闹了。以我的兴趣而言，倒是历史上的风云际会，让横江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魅力，它将牢牢吸引千里万里以外并非为赶集而来的人们。当然，杨镇长所说的热闹，恰恰是古镇生活的客观体现，比之那些名满天下而“有名无实”的“空心镇”，不知要令外地人兴奋多少倍。在走访中，我就碰到一对租房而游的江苏夫妻。他们说，景点游不如休闲游，休闲游不如租房游，现在的横江古镇，最合他们的心意。

走过无数抗争与无奈的古镇，正在独守宁静与祥和。亲自捧回“四川省文化旅游特色小镇”金字招牌的杨镇长，一时颇有点矛盾：他既希望横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又不希望古镇过快火起来，被唯利是图的旅游商业气氛所裹挟。这是当今横江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和抗争。我相信诸多像杨镇长这样熟悉横江历史、热爱横江可持续发展的有识之士，一定会在这“川滇咽喉”开辟出一条真正适合横江发展的康庄大道，让现代横江走得更远、更好。

离开横江，作别关河。在宜宾机场，趁着被“关”在云南时，在江滩上捡到的几块天然美石，因为来不及托运，无奈被扣下了。我不禁思量，我的四川之行冥冥之中难道被施了“关”的符咒？但转念一想，这就是缘分，也许，石头是要留下来等我再返横江的。

投稿邮箱：wuxiyuedu@163.com



寒梅花香 魏培全 摄

·足迹·

严垵寻古

□顾颖

小时候经常听长辈说起严垵这个地名，因为他们过去从老家长安坐船回城看到严垵桥时，就预示离终点惠农桥不远了。十年前我在锡山区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经常路过严垵，但当时此地已被高速公路、省道、国道以及快速通道等路网切割得支离破碎，到区属的自然村反而都要兜圈子，而且因为路网密集，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停车场和钢材市场，可能是无锡大型卡车最繁忙、最集中的地区了。在这种交通形势下，我很难有兴致驻足此地作一些人文历史探查。

但是地方文献里却一直跳出“严垵”这个地名，大多与清初著名文人严绳孙有关。严绳孙先生是浙江余姚人，后迁居无锡严垵街。祖父严一鹏，一度改舅氏赵姓，冒籍吴县。因严绳孙的家谱目前尚未找到，其后裔

情况不明，但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就是严垵村范围内已经没有一户世居的严姓人家了，而是以孟、孙、李、殷等姓为主，故“严垵之严”已成历史。不过，县志中提到了严的好友顾梁汾公贞观葬在严垵。因此此地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

其实《泾里顾氏宗谱》顾贞观世表中对墓址是有详细记载的：“墓坐落（严垵）日字四百九十号平田……”，当时这种记载方式的信息现在已无从判读，严垵范围内没有一个参照物，根本无法定位。宗谱世表部分是我经常翻看的，而最后一册墓图，我却看得很少。这次新谱续修完成，墓图一册因印得清晰，我就仔细地浏览了一遍，结果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地理信息，包括荣张浣芬的桃园边界也有图示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顾梁汾公贞观墓地的一个参照物——严垵三茅殿，

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这三个茅殿，按照图示的方向和距离，就能找到顾梁汾公墓地的大致位置。但三茅殿我从未听说，立即查了高清图卫星图，结果没有发现这个建筑的标示，辗转之下，我通过严垵社区民警联系上了村书记。书记说西新路南侧严垵桥西堍确有一座小庙，但不知道是否一直在原址，而且周边一带即将完成拆迁。我一听，觉得事不宜迟，决定立即就去。

因为严垵路网分割，走什么辅助路，还是需要做点功课的。出发前夜，我特意查了一下高德地图，惊讶地发现高德地图上居然有“三茅殿”这个地理标示，还注明是文保建筑。所以翌日按照导航毫不费力地到了目的地。

三茅殿北向，门关着，黄墙依然明丽，刚修葺过的样子，而周边的民

居皆因拆迁人去楼空。我在附近转悠起来，最后在西新路北侧靠近河边的地方发现有一户人家的门窗完好，说明有人居住，便走上前去。门口有四位老人在聊天，打听得知，这是拆迁事宜未谈妥的唯一一户。我随即问起三茅殿，老人们说，三茅殿一直在这个位置没动过，虽然做过学校、工厂，但老屋还在，沿街面的一间刚刚修过。我又问起附近大墓，其中一位年龄略长的老太说知道，她年轻时干活的田就在墓旁。我按照老人们的指点，看了三茅殿的老屋，以及老屋后面的田野，并据此基本确定了梁汾公墓的大致方位。

我爬上附近一个土堆，朝着目标方向瞭望，看到推土机在平整新土，远处一排排新厂房渐次矗立，遂不免感叹：今幸有机缘，使我还能定位谒见弹指沧桑间的梁汾公遗迹。